

舞台藝術的光與熱

武生泰斗王金璐傳奇 (三)

● 李能宏

入穎光社掛雙頭牌

王金璐一邊當著助教，一邊在醞釀著組班，可是金校長另有一番考慮，他一心

想通過畢業生中尖子學生的聯袂合作再振中華戲校的聲音。宋德珠已然組班「穎光社」，開武旦挑班風氣之先，但他一系列與武生的對兒戲常成「瘸子」一頭軟，他太需要金璐師弟的加盟了，為此金校長竭力主張金璐搭班「穎光」。關於組班事宜，雖李洪春先生摩拳擦掌願助徒弟一臂之力，但丁永利似有重憂，對組班熱情不高。李墨璵見丁師決心難下，就勸丈夫暫時歇擱以俟後舉。金校長既開「金口」，何況「小千歲」和「千殿下」的重新合作也是母校事業的一種延續，王金璐承諾得很是乾脆。

第一次搭班「穎光」時演於慶樂戲院，貼《翠屏山》、《青石山》雙齣。王金璐一齣黃派，一齣楊派；一齣舞小刀，一齣揮大刀，倒也有趣。

由於金璐的加盟，「穎光社」日益紅火，天津方面來邀，宋、王仍以「雙頭牌」出臺。這是金璐畢業後首次闖津門，過去留下的紅底子屬於一去不復返的童伶時代，現今搭班唱戲一切從頭開始。常聽人說，天津打不紅，北平也難立足，正因此去非同小可，驚動了丁、李二位師傅，於是一齊開拔，雙雙「保駕」，特為徒兒去牢牢的把住場子壓住陣腳。結果此次演出非常火紅，一炮打響。王金璐沒有忘本，如今事業家庭都有了，把老父從關東接回北平供養。一九四〇年，第一個愛情結晶誕生了，兒子生肖屬龍，金校長給取名「

展雲」，含龍吟雲端之意，「有兒萬事足」，他們的家庭除了幸福、美滿，又更有生氣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金校長宣布戲校停辦，中華戲校全部校史為十年五個月，培養出近三百名戲曲新人，王金璐感慨萬千；八年所學終生受用，戲校同學們失去了學校的依托，從此開始了搭班生涯。

中華戲校人去樓空，學生無枝可棲，恰好李玉茹籌備組班，李母請出翁偶虹幫忙，丁永利任武管事，一個以中華戲校為骨幹的新班就此誕生，金校長為之定名為「如意社」。「如意社」在北平的演出很轟動，消息傳到了上海，黃金大戲院邀角人找如意社洽談，開出條件十分優厚。上海實行包銀制李玉茹一萬，王金璐八千、

紀玉良三千，儲金鵬八百，翁先生二千五百，另付丁永利二百元為武管事酬金，一切就緒，百事圓滿。

首次南下揚威申江

由北平到上海，火車需兩天兩夜，到浦口轉換擺渡。一群北平來的土包子乍到上海，什麼都感覺新鮮，正月初一日，「如意社」首場打炮先由班底演過三齣吉祥戲，接著是紀玉良、裘盛戎的「捉放曹」，壓軸戲是王金璐的「挑華車」，金璐一出臺，得了個碰頭好，當他穩穩地把腿抬起時，支柱腿紊風不動，全身一絲不晃，三抬腿、三跨腿直抵臺口，一個英姿勃發的亮相，立即又贏得了一陣喝彩，接下去的「鬧帳」、「觀陣」、「大戰」、「挑車」，把全戲推向高潮，大軸是李玉茹，儲金鵬、張金榮的「紅鸞天禧」首演之日演出成功，嘉評如潮。整整七週，「如意社」在上海的演出大功告成，饒行宴會接連不斷，老板另給特酬，雙方皆大歡喜。「如意社」因人事擺不平，沒多久成了廣陵散，李玉茹加入馬連良的扶風社。

王金璐起先也有組班的念頭，經丁永利的分析，按當時的情勢，大多數班社都不穩定，要在艱難時期組班，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與其日後散了班又搭班又何苦呢？丁永利對梨園行的事，知道的最多，沒十分把握，不能組班，這一點和李墨櫻的意見一樣，三、四十年代，生、旦領銜制根深蒂固，武生退讓到第三位，此乃大勢所趨，王金璐認了三牌的命，他先搭奚嘯伯的「忠信社」，該社當家武生也常換人，利用搭不上班的時間「充電」，借丁、李二位老師之力繼續攀登藝術高峰。丁師常說：「只要是真佛，不愁沒有上香人。」梨園行裡沒有什麼事能騙得了丁永利這位武生教主，這些鬥智、用心眼的技巧，金璐哪兒有哇！這全得仰仗丁永利了。丁永利的原則：第一、上門邀；第二、不二價，每場四十元，這個標價始自「穎光社」，以後按此辦理，他所帶的鼓師、兩個淨角加管事十個人的腦門錢還不在內。有一次，有人找王金璐和侯喜瑞合演連環套，演出成功，以後又和馬連良合演過。那時孟小冬跟丁永利學「定軍山」、「陽平關」紮靠身段和開打把子，金璐常隨師前往，凡動把子，由他和孟小冬對練，因為這層關係，金璐在孟小冬班裡唱過一陣子，孟常演於「開明」，上座極佳，無異對

金璐也是一種宣傳。有一次大型合作戲「龍鳳呈祥」，馬連良的前喬玄後魯肅，譚富英的劉備，金少山的張飛，王金璐飾演趙雲，這本來是楊小樓的活，如今王金璐接上了，在內行眼裡，王金璐確已今非昔比，大漲份兒啦。

一九四一年夏，宋德珠請出翁偶虹改組「穎光社」，他的單折戲也就是十幾齣，凡是與王金璐合演的「青石山」、「湘江會」、「奪太倉」、「美人魚」等最為叫座，老生像走馬燈一樣常換人，武生王金璐雷打不動，每場四十元的戲份也不動，在北平演出上座日見疲軟，上海更新舞臺又來邀請，這次金璐一家三口拔寨南下，在上海過了個江南年。「穎光社」在上海更新舞臺演出成功。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演出結束後，更新舞臺留下王金璐和王琴生，又邀來梁小鸞組成一班人馬續演一期，老板看準王金璐有號召力，王金璐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大獲全勝，第二次演出他的名聲更高了。「穎光社」交了更新運，開年七月又來邀請，上海戲界七、八月份淡季，大家都擔心這次去上海有風險，說也奇怪，在報刊爆炒之下，行情日趨上揚，海報甫出戲票被搶購一空，新戲一

「百鳥朝鳳」空前大捷，「穎光社」再次榮歸故里。王金璐又被「天蟾舞臺」留下，由名票陳大護、張哲生組班，又邀上青年坤旦李韻秋加盟，王金璐三次來滬成績斐然，自然使「天蟾」動了心，演員要走紅上海灘，「黃金」、「更新」、「天蟾」

乃必經之地，王金璐自付眼下狀態正好，申江連紅三期，此時不搏更待何時。他從十月一日登臺，十六天共貼十五齣戲，幾無翻頭之戲，除「潞安州」外，貼的全是楊派戲，此時滬上活躍的北派武生甚多，獨讓王金璐佔了春光。

四次赴滬聲名大噪

王金璐聲望增長，與金少山、侯喜瑞同臺有關，金少山到北平的打炮戲是「連環套」與他同臺演出的都是楊派武生，如周瑞安、孫毓堃、劉宗揚、高盛麟，第五個合作的伙伴是比他小三十歲的王金璐，金少山不扮戲已是一米七八，戴盔頭、穿厚底、簪翎子有兩米出頭，金璐自量身材明顯差很多，怎麼辦？丁永利又出妙計，跟他演多上半步搶陽，搶陽之外，還要「搶神」，氣魄決不可矮下去。這場戲鐵羅漢個個頭勝了一籌，氣魄一點也佔不到上風

。在中華戲校時，丁永利曾告誡學生，你們差遠啦，等到能和金少山、侯喜瑞同臺演出，那才夠美的。王金璐和二大淨同過臺，這回可真美了。

一九四四年，王金璐搭上言慧珠的班，言慧珠和李墨環是不結盟的小姐妹，言、王兩位友情之外另有藝緣，他倆合演的「呂布與貂蟬」最叫座。有一天金璐臨睡覺，言慧珠的管事上門急請救場，葉盛蘭臨時告假。金璐二話不說，拿著自己的行頭趕去救場，演完戲逕自回家，根本不提戲份，真夠意氣了。有一次白玉薇演「翠屏山」蕭長華的潘老丈、王金璐的石秀，蕭老在後臺誇王金璐，說他太有出息了。梨園界每年的窩窩頭會，只要王金璐人在北平，總有他一份。一九四三年初夏，李玉茹重組「如意社」南下，王金璐照例受邀掛特別牌，天蟾舞臺好戲連臺，四十二天演期，天天都與酷暑抗爭，上座尚能維持六七成，王金璐在上海聲名大噪。也是他安營紮寨的上升時期。

老成凋謝金丁逝世

金少山在平津各地紅了好多年。他因煙癮太重，漸漸掏空了身子，他患的是煙

後痔，又說是神經末稍炎，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被貧病折磨而死。就在金少山去世那一年，丁永利的身體每況愈下，悲世憤俗的他，看不慣舊世道，痛恨那些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人；他更看不慣同處水火之中，不但不互相扶持，反而各不相容、爾虞我詐的某些行裡人；更瞧不起一些技藝浮淺卻總在嘩眾取寵、成天掛羊頭賣狗肉的梨園商人。看不慣又有何用，他無處傾吐積忿，終日沉默寡歡，丁師

晚景不如意，重要原因是他對徒弟要求太嚴，他是個完美主義者，傳道之虔誠求全近乎理想化，他把徒弟都罵跑了，最後只有一個王金璐，和他是師徒，又是父子，他晚年的生活賴王金璐接濟，實在是出於無奈。丁師終於病了，平時有點小病，吃碗熱湯麵，再泡泡澡就好了，這次病情嚴重，食量銳減，吃飯打嘔，連喝水都覺噁人，雖到醫院治療未見效果，臨終前囑咐棺木杉木十三圓兒（壽材規格）四五六（棺木厚度），放樣（加大）出殯不蓋棺罩。八月十三日下午，病情惡化，王金璐又哭又喊，丁永利抬了一抬眼皮看了徒弟一眼，安祥的走了。料理後事的除了王金璐和丁家姑爺周和桐外，還有齊和昌、米玉

文和言少朋，葬禮辦得十分隆重，徒弟們和丁家子女一樣，身穿重孝送殯。恩師撒手人寰，丁家倒了擎天柱，二姨、大姐、二妹、小弟子計無著，徒弟們在長安戲院辦了兩場義演。除去必要開支，所餘三千元全數交給二姨，以解燃眉之急。丁師是一位把握導向放眼未來的人，十四年來王金璐每走一步，全由丁師運籌導向，少了恩師的指導和照顧，以後則靠愛妻李墨環來協助處理演出合約等雜事啦。

置身四大武生之列

一九四七年，王金璐加盟「北平藝術館」，受焦菊隱之托，不但擔任主演，還兼後台經理及執行導演，該館規定館內人員不准外出搭班，阻隔了王金璐南下發展的機會，戰爭吃緊戲院營業不振，校友團難以持久，於是「飛鳥各投林」的結局不可避免。一九四八年春，天津天華景戲院來平邀角，由李洪春組共和班，王金璐加盟去了天津。王金璐天天日夜兩場，近百天內貼戲近七十齣，在津內贏足了人緣，臺上臺下都落下上佳的口碑，共和班在天津打響了名聲，整整三個月連續賣滿堂。解放後的北京，戲院營業照常，這時

王金璐從天津演到青島及上海。一九五一年五月，王金璐到華東戲曲研究院實驗京劇團正式報到。

上海劇壇變化很大，海派極端商業化，廣告銷聲匿跡，「醉酒」、「紅娘」、「鎖麟囊」遭禁，王金璐犯起愁來，自己大批傳統戲不知哪些該淨化呀！他每天上下班一如公司職員，漸漸領略了「保障」的意味，他參加了武生專場演出，言慧珠和他合演的「百鳥朝鳳」排在壓軸，同臺的有周信芳、蓋叫天，他能在頭角崢嶸的群賢中唱上壓軸戲，可算優禮相待，意味著他落戶上海後一個「定位」。不久王金璐又參加新派的「皇帝與妓女」、新本「劈山救母」演出，票房勢頭很好。

五十年代中期，張翼鵬、楊盛春一南一北，頗具身價的名武生俱英年早逝，當紅武生中首推北京張雲溪、武漢的高盛麟、天津的厲慧良、上海的王金璐。

譽滿京滬揚幟西安

一九五七年，西安市籌建西安京劇院和省戲校，因當地不出名角，只好要求外援，文化局指名約請王金璐，說明屬於借用性質，享受上海一切待遇，期滿保證將

人送回。王金璐在陝西省建團演出的十五天內演出的都是重頭戲，受到西安觀眾熱烈歡迎。王金璐重排了「七俠五義」，他飾演白玉堂，頭本「七俠五義」的盛況在西安京劇史上是罕見的。王金璐在大街上遇見戲迷，不呼其名，而以白玉堂稱之，頭本七俠五義一演大半年，接排二本，繼續火紅，一九五九年巡迴演出，地點遍及甘、陝、青、晉、冀、豫和內蒙八個省自治區，歷經三十個大小城市，連頭帶尾八個月，七俠五義可稱「買賣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有人戲言，如果王金璐是自己挑班就發啦！可能成了西安的首富。

演戲受傷幾成殘廢

一九五九年秋季，王金璐在河北邢臺演《七俠五義》沖霄樓一折，他飾演白玉堂，當登上高梯，口唸「印信在此」唸完就往下跳，跳入大銅網裏，那天活該要出事，按電鈕的工作人員提前按了。王金璐從好幾公尺高的梯子上，硬摔了下來。當時在布景翻板時，又有一根木棍打在他的臉上，把嘴打得腫起好高一塊，人雖受傷，因為戲票早預售完，戲得繼續，拖著每

況愈下的受傷身體，從山西、內蒙、寧夏、甘肅，每天仍演《挑華車》《七俠五義》，一九六〇年初回到西安。春節公演長達四個小時的《劫皇綱》戲演完了，他臥在桌子上動彈不得了，傷病延誤了半年多，人廢了，才換得「自由」之身，人雖然回到北京，卻落不上戶口（戶口在西安），經X診斷，着椎骨粘連腫大骨骼變了形，又有診斷說腰背韌帶大面積撕裂，王金璐傷殘致廢已經鐵定。壯志未酬身先殘，他不甘心哪！一種淒涼的氣氛，日夜在四週氤氳著，蒼天太殘忍了。

經過馬連良等師友的幫助，王金璐在北京落了戶口，心境也逐漸的平和下來了，老實地去接受治療，身上穿上強直的鋼化背心，身前有一大月牙撐住脖圍，掛著兩根鐵條與腰際鐵環相連，簡直紮上了鋼靠，硬把下塌的腰向上扳直，另外還接受蒸氣療法、氣功療法，大夫囑咐，得有一「主觀能動性」先在床上活動一些日子，便紮著「鋼靠」拄著拐杖下床，這時稍一活動就鑽骨錐心的痛，痛得他豆大的汗珠掉落在面前的地上。鋼靠一鎖三年，卸靠之後又換上一條虎口寬的鋼化腰帶，配合按摩、自身鍛煉和醫藥治療、太極拳活動與

日俱增，練開了「雲手」轉開了腰，練上了「海底撈針」垂下了腰，鋼帶一圍又是三年，動作漸漸靈活了，卸下鋼絲腰圍，王金璐買了一張通用月票，早出晚歸，香山每天打來回，先從腳下練，又練了兩年，漸漸能夠小跑步了，又練騎腳踏車、練習藏族「前撲大禮」，練腿又練腰。老天不負苦心人，半條命的人，寒暑交替不憚辛苦地練了十幾年，王金璐終於把功夫又練了回來。「人定可以勝天」在王金璐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證。做任何事都要靠毅力，一個有毅力的人，永遠不會失敗！

復出演挑華車成功

王金璐伉儷倆日以繼夜的磨開了戲，把全部的身心集中在一個發力點上磨戲、磨戲、再磨戲！練功針對形體，思索戲的意境，達到了「形意合一」，才是真正長了功力，楊小樓昔時「參禪」實為悟道，王金璐從中獲得啟迪，他悟出了一條，「悟」能出天才，「悟」能成大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掌權下令開放傳統戲，王金璐大器晚成的門打開了，老來昇華的前景展現了。五十九歲的年紀，二十年沒登臺，王金璐第一次演出的是重頭戲「挑華車」

，北京的武生演員及其他行當的名角，全數到齊加入捧場行列。王金璐從「起霸」、「鬧帳」起，「大戰」，都顯出了他深厚的功底和健康恢復得像平常人一樣。挑車還以硬僵屍收尾，老先生演來一點不偷工，看他蹦起的「劈岔」，高過桌子，騰起後兩臂擴張靠旗飛揚，兩腿前後撕成一條水平線，不僅馬撲人驚的效果栩栩如生，而且一雙腿軟如麵條，真叫絕了。戲中有個「踹丫子軟岔」動作，靠旗著地，腰軟如棉，彈性十足，年富力強者尚且難為，竟然出現在一名身受重傷，二十年未曾登臺的老人身上，怎不讓人吃驚。戲結束了，掌聲經久不息，王金璐滿臉燦爛容光煥發，積壓二十年的苦水如今一傾而盡。「挑華車」一炮打響，褒揚聲、贊揚聲、感慨聲充耳可聞，頓時成為京劇舞臺風雲際會的人物。一九八〇年春節前，王金璐又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為中央首長演出了「挑華車」，他的名聲上揚到頂點了。不久文化部下令，他被分配到中國戲曲學院執教，不但要對學生示範，也有營業演出，他的正式「戶籍」有了著落，此後成了教授了。王金璐在教學期間，一面教學也時常有演出，他的名聲遠播，早已成了家

喻戶曉的名人了。

武生泰斗名揚四海

(三) 武生泰斗王金璐奇傳

一九九〇年春，北京電影製片廠著名導演王好為和李晨聲登門造訪，邀請王金璐參加拍攝十集電視連續劇「武生泰斗」。故事發生在二十年代的北平當時京劇鼎盛，唱武生的林玉昆技藝精湛被譽為「武生泰斗」，他出於俠義出手擊退當地惡霸「小花虎」，救下了一個頂磚賣藝流落街頭孤兒，並收為關門徒弟，傾囊相授他的技藝，二十年後原來的窮孩子成了紅角小「林玉昆」。為了戲班的生存，林玉昆時常與黑道上的惡霸鬥智較量，起用了賣唱的小紅寶替代了離班出走的白小芳，小紅寶與小玉昆掛起了雙頭牌，引起師兄弟金武春爭頭牌，不惜出賣同門勾結小花虎，暗害小玉昆，致使小林在翻「臺漫」時發生重大事故腿折筋幾成殘疾，老林玉昆不顧年高再次掛牌登場，小林不願因自己傷殘拖累戲班獨自出走，小紅寶下河北赴山東，終於找到隱名埋姓塗臉賣唱淒苦的小林，倆人結為患難夫妻，後經老林玉昆悉心栽培，小林以兼唱文武老生再度名震梨園，卻又遭人陷害，老林玉昆銀

鑽入獄，小林慘遭車禍之災，含恨逝世，老林玉昆呼天哭地哀痛欲絕，梨園悲歌不知何處是歸途……

「武生泰斗」全戲著力表現是藝人們的精神風貌、人格力量 and 道德風範，王金璐漸漸地進入角色了，他知道老林玉昆是他師父那一代，在這些日子裡，對丁師的緬懷、對馬師的追憶、對李師的思念，如絲如縷地一齊來到心中，類似小林的遭遇他自身經歷或是目睹見得多了，他往往一閉上眼，一個活生生的老林玉昆就會躍然眼前。「武生泰斗」演員陣容強大，朱旭、李翔、呂齊、張矩、管宗祥、李丁、田春奎、凌元、呂中、江水、方舒、馬玉森十幾位一級演員，個個藝術精湛盛譽在身。卻全扮三教九流的大小配角，這真是花團錦簇星月交輝的大合作，眾星拱月似的烘托起劇中老、小玉昆師徒兩代人。老林玉昆千挑萬選的好不容易找到了，小玉昆也很難覓，有位好老有此慧眼，把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邢岷山找來了，小邢有過十年崑曲文武老生的習藝積累，有刻劃人物的基本功，乃小輩中的上驕之材。兩位主角有了，北影提議，影片中加演戲中戲，李墨理選定，共計「夜奔」、「長坂坡

」、「挑華車」、「安天會」、「帆蜡廟」和「走麥城」六折，這六齣戲中類型和扮相全不相同，而且含蓋了楊小樓、黃月山、三麻子三大流派的戲，導演決定先拍「戲中戲」，正值酷暑氣候，王金璐在汗水裡浸泡了三週，戲中戲告一段落，接著拍生活戲，老林玉昆重頭戲一場接一場。在拍老林給小林送葬的那一天，老林望著被惡勢力吞噬的愛徒，悲憤已極，演技精湛到家，連導演都感動得落淚。一九九〇年底，「武生泰斗」甫演，轟動非小，京劇票房在該片播出時自動停鐘，不使錯過看這臺重頭好戲，一播再播，仍然火紅，臺灣電視臺也連播了數次，反應熱烈，以後又有人找上門來邀請拍電影，他都一一拒絕了。

當今京劇藝術大師

王金璐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歡度他八十壽誕，馬少波稱他為「當今武生泰斗」，吳祖光稱他為「當今的京劇藝術大師」，俗語云：「無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常志」，王金璐幼少之志成了他畢生之志，他與李墨理的結合是志同道合的結合，二人共同編繪了一篇攜手人生路的動人畫卷

(三) 武生泰斗王金璐傳奇

李墨璵可稱得上是一位平凡中顯不平凡的
女性，有她終身為伴，有她長年輔弼，
有她患難相扶，有她共贊方略，王金璐在
藝路上益發地堅定了。他對夫人乃是徹底
的欽佩，有人說「女人嫁給男人，男人嫁
給事業」，李墨璵何嘗不是嫁給事業。王
金璐堪稱劇目大富豪，他共有劇目三百三
十五齣，在中華戲校期間，會戲竟多達二
百五十三齣令人咋舌。由劇目看繼承，王
金璐得楊派劇目百分之九十，得黃派戲百
分之百，得三麻子老王派老爺戲百分之八
十以上，其劇目量大面廣，若以道光四年
「慶升平班」戲目對照，其所載二百六十
五齣中，武戲近八十齣，王金璐竟會其中
的七十三齣，高達百分之九十。王金璐傳
道歷五十年，自早期王正堃、王元信起，
陸續收的弟子有李兆來、郭仲春、俞少笙
、楊少春、勾榮祿、李端、徐小健、王平
、張家旺、葉金援、石宏圖、徐馥、余漢
東、張紹成、陳共培、王來春、劉勝利、
鄧敏、常東、楊華、王少生、秦占寶、趙
永偉和董玉杰，如把近來所收的中國戲曲
學院主工老生的杜鵬和日本藝人深見東州
列入在內，「立雪人」已近三十名，收徒
之多，學生之眾、授戲之多、成果之顯，

聖文
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
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
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
、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
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
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
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
收 一四四元，書款交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
戶，立即寄書。

稱得上武生教主。

王金璐是位謙謙君子，他背後對人頗
多贊詞，當有人當面稱他是當今楊小樓，
他總是謙虛的說，您們太奉承我了，有人
尊其「武生泰斗」，他特別澄清那是老林
玉昆，不是王金璐。他孝親敬師，熱誠待
人，不爭戲份，不爭角色。掙錢少的徒弟

跟他學戲，不但不收費還管吃管住，臨走
還送路費，在功利社會的今天，像王金璐
這種藝德雙馨的好老師，打著燈籠都找不
到，他今年八十五歲高齡，身體仍健朗，
筆者誠摯的祝福他健康長壽，能把他的拿
手絕活傳承給下一代，不但是國家之福，
也是全國戲迷之福。